



世界名著文库
青少年版

鲁滨逊漂流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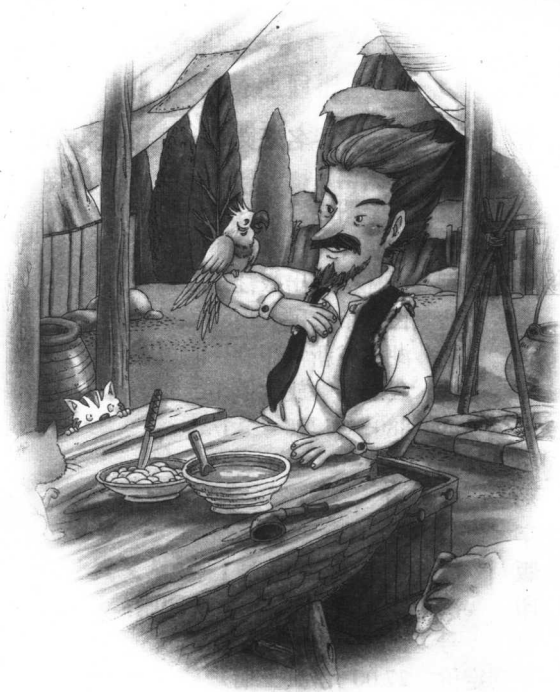
吉林摄影出版社



鲁滨逊漂流记

原著 笛福[英]

译写 吕岗 杨立平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世界名著文库.3 / 卉馨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2005.12
ISBN 7-80606-856-2

I.中... II.卉...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②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近代—缩写本③长篇小说
—英国—近代—缩写本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210 号

书 名 中外世界名著文库·鲁滨逊漂流记
出 版 人 孙洪军
策划制作 卉馨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方晓卉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附属装订加工厂
地 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8
彩 插 30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06-856-2
全套定价 27.00 元(共三册)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目 录

一	1	十四	43
二	3	十五	47
三	7	十六	49
四	9	十七	62
五	10	十八	66
六	13	十九	69
七	20	二十	70
八	23	二十一	72
九	25	二十二	74
十	30	二十三	75
十一	33	二十四	76
十二	37	二十五	80
十三	40	二十六	81

二十七 83

二十八 86

二十九 87

三十 89

三十一 92

三十二 96

三十三 99

三十四 100

三十五 103

三十六 109

三十七 111

三十八 116

三十九 120

四十 121

四十一 124

四十二 124

四十三 131

四十四 132

四十五 139

四十六 144

四十七 148

四十八 155

四十九 162

五十 170

五十一 173

五十二 184



我于1632年出生在英国北部一座大城市约克城的一个体面人家。我不是本地人，因为我父亲是德国北方大城不来梅人。

父亲来到英国后，起初住在靠海的城市赫尔，靠做生意挣下了一份家财，后来收了生意，搬到约克城住下，在那里娶了我母亲。

我母亲娘家姓鲁滨逊，是当地一个很体面的人家。由于母亲的缘故，我被起名叫鲁滨逊·克鲁兹拿。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英国步兵团的中校，后来在跟西班牙人的作战中阵亡。二哥的下落如何，我至今毫无所知。

在家里，我排行第三，从没学过什么行业。从幼小的时候起，我的脑子里便充满了遨游四海的念头。我那年迈的父亲除重视我的家庭教育之外，又让我受过乡村义务教育的教育。他的计划是让我学法律，可是我却一心一意要到海外去，此外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满意。对遨游四海的倾心，使我对于父亲的意志和严命，母亲和朋友们的恳求和劝告，一概加以强烈的抗拒。我那种顽固不化的怪脾气，仿佛注定了我后来的不幸生活。

父亲是一个严肃而庄重的人，他看出了我的计划的危险性，向我提出了不少严肃而精辟的忠告。

有一天早晨，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十分恳切地规劝

了我一番。他问我：“你除了仅仅为了出去瞎跑以外，有什么理由要离开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他认为：在家乡，我有机会仰仗亲友的引荐，立足于社会，而且很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勉，挣一份家财，过一辈子安适而快乐的日子。

父亲还告诉我：那些到海外去冒险，去创业，去以非常的事业显身扬名的人，一般都是穷得无立锥之地的人，或者是富于野心和资财的人。可是这两种情况对我来说，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他说，我的社会地位是在这两者之间，即中间阶层。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最能给人以幸福，既不像那些体力劳动者，必须受尽千辛万苦，也不像那些上层人物，被骄奢、野心，以及彼此倾轧的事情所烦恼。

2

父亲又十分诚恳而和蔼地劝我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不要自寻苦恼。他说：“从家境来说，你用不着自己去找饭吃，我将竭力设法，帮你进入我所推荐的这种生活方式。我坚决反对你遨游四海，我已经看出你远游的计划和害处。”

最后，父亲又叫我以大哥为前车之鉴。他曾经同样认真地规劝过大哥，叫大哥不要加入军队，但大哥不从，结果凭着一股青年的血气之勇，参了军，在战争中送了命。父亲还对我说，假如我一定要这样愚蠢的蛮干，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当我将来呼吁无门时，一定会懊悔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年迈的父亲一边说一边流泪，竟感伤得中断了他的谈话。

我当时深深地被这段谈话所感动，决定不再起出洋远游的念头，听从父亲的话，守在家里。

但是，不到几天，这个决心就忘得干干净净。为了避免父



亲再对我唠叨，我决定逃得远远的。趁着母亲高兴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一心一意要去海外见识见识，除此之外，无论什么事我都无法去做。我已经十八岁了，无论去当一个学徒，或者是去做一个律师的助手，都未免太迟了。假如母亲肯帮我向父亲说一说，让我出门走一趟，等我回到家里，觉得这种事没意思，我情愿加倍努力，补偿我所浪费的时间。”

我一番话使母亲非常恼怒，她告诉我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你父亲对你的利害关系知道太清楚了，绝对不会答应这种对你有害的事情的！”

母亲又说：“你就不用妄想我们会答应这件事。我更不愿意帮助你自取灭亡。”

虽然母亲表面上不肯把我的话向父亲传达，可是后来却听说，她把我们的谈话全都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之后，非常忧虑，对母亲叹息道：“这孩子若守在家里，一定可以幸福，可是如果一定要出洋去，你就会成为世界上最苦命的人。我不能答应他！”

事后不到一年，我竟私自逃走了。

在这一年里，家里曾多次要我干点正事，但都被我拒绝了。

我经常同父亲、母亲争辩，抱怨他们反对我的志愿。

有一天，我偶然到赫尔城去。去的时候，我并没有意思要逃跑。可是到了那里以后，我的一位同伴正打算坐他父亲的船到伦敦去。他用一般船上人招水手的方式，怂恿我跟他一起去，说不要我一文钱。

于是我不再同父亲商量，甚至连个信儿都没送给他们，也不考虑当时的处境和后果，就在1651年9月1日那个不祥的时辰，走上了一艘到伦敦去的船只。

船刚驶出恒比尔海口，便碰上了可怕的风浪，我从来没坐过船，全身说不出来的难受，心里十分恐怖。当时，父亲的规劝，父亲的眼泪，母亲的哀求，都重新涌到我的脑海里。

4

风愈来愈大，波浪滔天，令我触目惊心，我觉得每一个浪涛都仿佛要把我们吞下去。航船每次降到浪谷里的时候，我都以为它浮不起来了。

在这种痛苦中，我发誓，假如上帝留下我的性命，再踏上陆地，我一定跑到父亲身边，一辈子不再坐船了。告诉父亲：我一定听从他的忠告，不再自寻这种痛苦了。

但到了第二天，风平浪静了，我就开始对海上的生活习以为常了。到了傍晚，天完全晴了，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黄昏。此时风平浪静，太阳的光线照在海面上，那种景致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那位诱我上船的朋友，拍拍我的肩头说：“怎么样，伙计，现在觉得好点了吗？昨天起那股小风的时候，你有点害怕吧？”

我说：“你叫它小风吗？那可是可怕的大风哩！”

他回答说：“那算什么！不过你还是个新水手，这也难怪。”



来，让我们搞一杯甜酒，把它统统忘掉吧！”

大风一停，我的旧有的欲望又涌上心头，完全忘却了在危难中发的誓愿。

船行六日，我们便到了英国的东部海口雅木斯，由于逆风，只好停泊。但到第八天的早晨，风反而更凶了，傍午时分，海浪卷得更高了，船头有好几次钻入水中。

这次风暴非常可怕，连水手长的脸上都显出恐怖和惊慌的神情。我听见船主对自己说：“主啊，慈悲吧！我们都要毁了。”

我完全惊呆了，一动不动躺在船尾的舱房里，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我又被吓坏了。

我走出舱房向四面一望，海水涌得像山一样高，大多数船只都砍去了桅杆，有一只船已经沉没了，还有两只船脱了锚，正向大洋飘去。

到了傍晚，船主只好答应大副和水手长的请求，把前桅和主桅都砍了去。

风暴愈来愈猖獗，我们的船由于载货太重，吃水太深，不住地在海里打滚。水手们不断地喊叫着：“船要沉了！”

到了半夜，舱底已经有四尺深的水了！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

一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好像停止了跳动，身子马上从床上一仰，翻到船舱里去了。有人把我唤醒，让我去抽水。我便打起精神，走到抽水机旁，十分起劲地工作起来。

这时有几只小煤船，正从我们船边经过，船长便下令放枪发求救的信号。我大吃一惊，以为船破了，吓得跌在甲板上，

晕了过去，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

舱底的水愈来愈深，船显然很快就要沉了。船主继续鸣枪求救。这时有一只轻量级船刚刚经过。我们全体船员终于登上了小艇。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它就沉没了。

小艇上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摇进了海湾，全体人员都上了岸，又徒步走到雅木斯。

雅木斯的人们对我们这些受难的人非常照顾，给我们安排住所，又给我们筹足了旅费，使我们可以随意去伦敦，或是回到赫尔城。

假如我当时有一点头脑，肯回赫尔城，回到家里，我一定会很幸福，父亲也一定会为我的醒悟而高兴。

但是命运却逼着我不肯回头，尽管有几次我的理性和比较冷静的头脑曾经向我大声疾呼，要我回家，我却没有这样做。我明明看见眼前是绝路，还是要冲上去。我不顾自己冷静的、理智的劝告，不顾我在这次尝试中所受到的两次明显的教训，继续前进。

我的朋友，就是那位曾帮助我下决心的船主的儿子，现在反而不如我勇往直前了。

到了雅木斯之后，过了两三天，我的这位朋友找我聊天。我发现他的口气已经变了，他满面愁容。他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说我这次完全是试试的性质，预备以后到更远的地方去。

朋友的父亲用一种郑重而关切的口气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出海了，你应该以这次遭遇作证据，证明你不能做个海员。”

我说：“先生，你也不再出海了吗？”

他说：“那又是一回事。这是我的行业，也是我的责任。但是你这次航行，完全是一种尝试。这是老天爷有意给你点滋味尝尝，让你知道再坚持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这次遭遇也许就是由于你的缘故。请问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出海呢？”

于是我向他讲了我的身世。

不料他听完之后，竟大发脾气，说：“我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倒霉鬼上了我的船？以后哪怕你给我一千英磅的报酬，我也不和你一条船。”

接着，他又郑重地劝我回到父亲身边，不要毁灭自己，说：“年轻人，相信我的话吧，你若不回家，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你所遇到的都只有灾祸和失望，一直到你父亲的预言完全实现为止。”

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就跟他分了手。

三

我的口袋里还有一点钱，就从旱路到了伦敦。一路上，我不断地同自己作斗争，不能决定走哪一条路好，到底是回家呢？还是再去航海呢？

一想到家，羞耻的念头就袭上心头，立刻想到我将怎样被街坊们讥笑，我将羞见父亲，也将羞见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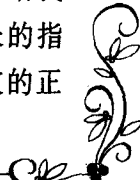
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我昏昏沉沉地过了好几天。这样过了些日子，受苦的记忆渐渐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我的一点回家的念头，也随着它的消失而淡了下去了。最后，我竟把回家的念头抛在一边，准备再去航海。

于是，我上了一艘开往非洲海岸的船，到非洲西部的几内亚去了。

当时，我衣袋里有几个钱，身上又有套好衣服，所以就像一个绅士似的去搭船，而不是以一个水手的身份去搭船。假如那样，工作虽然比平常苦一点，但至少可以学到一些管理前桅的技术，即使将来不能做一个船主，至少可以做一个大副；可现在，船上的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会做。

总算运气，我在伦敦碰上了好人，结识了一个到过几内亚的船主。他在那边做生意，很成功，决定再去。他听我说要到海外去见识见识，就对我说：“如果你同我一道去，你可以不必出什么旅费；你还可以跟我一块儿吃饭，算是我的伙伴；如果你能带一点儿货，我将给你最大的便利，说不定还可以赚点钱。”我立即接受了船主的盛意，并和他成了亲密的朋友。船主是个正直而诚实的人，我便带了点货物同他一船走了。

起先，我用通信的方式，靠几位亲戚的帮助，筹划出四十英磅；我想他们送我的钱，大概是从我父母那里弄来的，给我作为第一次出门的资本的。我用这四十英磅，按照船长的指示，带了一批玩物和其它零碎货物。由于这位船主朋友的正



直无私，我赚了不少钱。

在我一生所有几次冒险中，只有这次还可以说是成功的，这完全是靠那船主朋友的无私帮助。

同时，我在船主的指导下，又学会了数学知识和航海规程，学会了怎样记录航程，怎样观测天文。他很乐意教我，我也很乐意学。总之，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一个海员，又成了一个商人。

这次出门，我带回了五磅零九两金沙，把它们在伦敦换掉，差不多换了三英磅，这回的成功使我更加野心勃勃。

在这次航行中，由于我们做生意都是在非洲西岸一带，靠近北纬十五度，有时，甚至在赤道之下，在那种炎热的气候中，我得了热病，总是三天两头生病。

四

我那位船主朋友回国不久便死了，他船上的大副做了船主。

现在我已经勉强算几内亚商人了，就决定再出洋经商一次，就搭了他的船出发。这回我虽然只带了一百磅新赚的钱，把其余的二百磅统统存在我的一位朋友的寡妇那里。

我们的船正向加纳利群岛（在非洲西北岸的大西洋中）驶去的时候，有一天，天刚亮，突然有一只从萨利（北非摩洛哥西岸的一个城）来的土耳其海盗船，从后面追了上来。

看见海盗愈来愈近，我们只好准备战斗。我们虽然有十二尊炮，而海盗却有十八尊。

到了下午三点钟，海盗船追上了我们。我们把八尊炮都搬到这一边，一齐开火。海盗船上的二百来人一齐用枪弹向我们射击。我们的人都隐蔽得很好，一个都没有伤着。

可是第二次进攻，有六十个人冲上了我们的甲板，把我们的桅索通通砍断。我们用枪弹、火药、刺刀和其他武器向他们反击，把他们打退了两次。

但我们船上的人死了三个，伤了八个，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只好屈服，全部被他们掳到了萨利——那是摩耳人（摩洛哥一带的民族）的一个口岸。

五

我并没像别人那样，被送到皇帝的宫里去，而是被留在海盗船的船长家里，成了他的战利品，做了他的奴隶，这是因为年轻伶俐，很合他的需要。

我由一个商人一下子变成了奴隶，完全灰心了。我的处境再糟糕没有了，不过，这只是我的苦难的一个开头罢了。

我的主人把我带到他的家里之后，我以为他会带我出海，那么我迟早总会被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战舰拿获，那时我就可

以恢复自由了。但这个希望不久就成了泡影；因为他每次出海的时候，总是把我留在岸上，看守他的花园，在他的家里做些苦工；等他从海上回来后，他又命令我睡在船舱里，替他看船。

在这里，我整天想着逃走，但总想不出一一点稍有希望的办法。当时，我完全没有逃走的条件，因为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可以作为同伙；这里再没有别的奴隶，没有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

大约过了两年，我的环境突然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变化。我的主人不大去做他的海上生意了。每星期当中，他经常有一两次，坐着大船上的舢舨，到海口去捕鱼。每次去的时候，他总是叫我和一个叫马列司科的小孩去替他划船。

我的捕鱼技术很高明，很能得主人的欢心，因此有时候他也叫我和一个与他有亲戚关系的摩耳人，以及马列司科，一起去替他打点鱼来吃。

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早晨，我们到海上去打鱼，忽然海上起了大雾，我们离岸还不到一海里，就看不见岸了。我们也摸不清东西南北，整整划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发现不但没有向岸上划，反而划到海中去了，离岸至少有两海里。最后，我们逆着风，费了很大的劲，冒着很大的危险，才划了回来。

主人受了这次意外事件的警告，决定用他那只从英国大船上夺来的长艇出海打鱼，还要带上罗盘和一些粮食。

他命令一个来自英国的做木匠的奴隶，在那长艇的中间安装一个小舱，船舱能容得下主人和一两个奴隶在里面睡觉，

还可以摆得下一张饭桌。

我们经常坐这只长艇去打鱼。因为我很会捕鱼，主人没有一次不带我去。

有一次，他要同几位有地位的摩耳人，坐这只长艇到海上去闲游或打鱼。为了款待他们，他派人把许多食品送到船上，同时吩咐我把大船上的三支短枪和火药准备好，放到长艇上。

不料，主人来到艇上对我说，他的客人突然有事，临时改期，命令我同那个摩耳人和小孩马列司科，像往常一样出海打点鱼回来，因为有朋友当晚要来他家里吃晚饭，并吩咐我，一打到鱼就送到他家里去。

这时候，我那争取解放的念头，突然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一只艇可以由我支配了。于是，等主人走后，我就大肆筹备起航行事宜。虽然我不知道要把船划到什么地方去，但只要能逃离这个地方就行。

我首先找一个借口，叫那摩耳人弄些食物到长艇上来，我告诉他：“我们不应该擅自吃主人的面包。”于是摩耳人便弄来一大筐本地的饼干，又弄来了水，搬到艇上。

我知道主人装酒的箱子放在什么地方，就趁那摩耳人到岸上去的时候，把它搬到艇上来，放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同时我又搬了六十多磅蜜蜡到船上，它可以做蜡烛用，还搬了一包钱，一把斧子，一把锯，一把锤子。

接着我又想出另外一个花样，对那摩耳人说：“摩洛，我们主人的枪现在都在小艇上，你能弄来一些火药和散弹吗？我们也可以打些水鸟呀！我知道他的火药都藏在大船上。”